


戏中人

◎ 岑燮钧 著

 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戏中人 / 岑燮钧著. — 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2016.12

(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. 第3辑)

ISBN 978-7-5526-2780-0

I. ①戏… II. ①岑… III. ①小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1466 号

■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(第3辑)·戏中人

作 者 岑燮钧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 315040)
网 址 <http://www.nbcbs.com>
责任编辑 卓挺亚 苗梁婕
责任校对 叶呈圆 王 丹
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7.75
字 数 224 千
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2780-0
定 价 39.00 元



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(第3辑)编委会

顾 问 翁鲁敏

主 任 林崇建

副主任 韩利诚

主 编 林崇建

编 委 何 微 施孝峰 赵柏田

荣 荣 冯国祥

陪着夔钧一起跑(代序)

谢志强

岑夔钧写过散文,写过评论,我知道他的阅读背景。阅读背景会起多种可能的作用。几年前,我对他说:你写写小小说,弄不好,还真能搞出名堂。

高中时代,学校举行运动会。那时,我当校刊主编,自己编自己刻——刻蜡板。体育委员认为我的手行,那么脚也应当能,替我报了“马拉松”(每一个同学都要参加一个运动项目)。我从来没有跑过那么长。说是“马拉松”,但主办者将其缩减为10公里。我跑到一半,一股热辣辣的东西要涌出来,我甚至能感到鲜红的液体即将从我的嘴巴喷出来。我的朋友突然进了跑道,陪我一起跑,表现出一副轻松自如的姿态。可是,我的腿不争气,几乎是摇摇晃晃,不是跑,而是走到了终点。后来,我的朋友参赛,我也陪着他跑,他得了第三名。我只有陪跑的份儿了。

文学创作像一场马拉松,不同的文学体裁,是不同的体育项目。岑夔钧写小小说,出手不凡。我算是个陪跑者,陪跑,仅仅是陪一段路。现将我近两年“陪跑”的感受记下来。

2014年的“家族”

乡村元素,除了习俗,还有家族。它们是乡村文化血脉之根。

岑夔钧的家族系列小小说五题,从祖辈到父辈,每一篇分别写了家族

中的一个人。标题所示,大多是家族里的男人,其实,着重写的是女人。男女是小说的基本关系,而稳定、维系家族的核心力量则是女人。多篇作品里,写了男人不安分,女人怎么对待如何处理。男人像风筝,线常在女人手里,有的牵得紧,有的放得松。《祖母》里,祖母不顾一切(没告诉婆婆和孩子)去丈夫的酿酒坊,仅仅是跟丈夫相处,这一行动,使家里原有的秩序紊乱。为此,祖母付出了下半生的代价,同时,那行动像陈年老酒留给了儿子回味。《父亲》《五嫂》写了两个有外遇的男人。《父亲》里,祖母将儿子跟另一个女人在外居住了六年的过错加在其媳妇的头上,父亲归来的夜晚,六年的委屈、怨恨,母亲竟然不计较。当父亲教训儿子早恋,母亲冷静无语,但儿子说出了母亲的话:你没有资格。父亲的嘴角歪了,脸上抽搐了一下。岑燮钧的小小说,女人的沉默有力量。《五嫂》里,五嫂在家族里没地位,丈夫有外遇,她默默地生活,最后默默地离开。作者写了她的声音:族里这么多大嗓门的女人面前,因为她辈分低,长得内秀,不免显得低声下气,连“我”小叔踏死她养的小鸡,她向祖母申诉,祖母只一句就打发她:等他回来我揍他。她也争取丈夫跟她睡,可丈夫的心在另一个女人那里。她有了痛也不出声,选择离开,却被车撞死,丈夫获赔 56 万。一个女人默默地在,默默地走。

家族轶事,也是乡村情事。《三爷爷》里,三爷爷的妻子一只眼盲了,却是个明眼人。可是,不安分的三爷爷弥留之际,却伸出“三个指头”。风筝的线仍牵在妻子的手里。三阿婆拍棺哭:你好好不做人,为什么害得我难做人?两个烧过的煤饼里发现所藏的遗物:三千元。三阿婆忍不住掉泪,说:你个死货!煤饼这个细节,似有残存的热量。岑燮钧把握与人物相配套的细节,颇有分寸,在关键处,却简洁几笔,轻轻地放下,这与人物的形象相吻合。当前的一些作品里,逢了得意的细节,一些作者就大肆渲染,生怕被读者忽视,像探望病人送礼品,重重地放下,以引起注意。正因如此,就将细节给淹没了。

岑燮钧的小小说,已自觉地摆脱了单纯讲一个故事的套路,而是重视人物,给每一个人物以相配套的细节,像黑屋里点亮了一盏油灯,顿时,照亮全篇。

2015 年的“戏中人”

同样的素材,不同的作家表现方式各异。岑燮钧前两年的小小说特点是,一件事安置一个人,在事件的容器里写人,也就是注重故事性。现在,他的创作,侧重人物,明显地甩开了单纯故事的笼子,让人物在命运的时空中流转。由注重故事转为重视人物,其结构方式、叙述语言均发生了质变。

与别的小小说作家对比,是一种方法。

假如,岑燮钧的小小说素材,搁到孙方友的手中处理,会怎样呢?因为孙方友特别在乎故事情节的翻三番——抖包袱,所以,孙方友会张扬传奇元素。而岑燮钧却有意剥离且不追求传奇色彩,贴着日常生活,减弱情节的骨感,体察柔软的情感,写出了小小说的另一种形态。由此引出了一个视角的问题。孙方友是上帝般的俯视,岑燮钧是好奇者的有限视角。

视角的高低,涉及世界观。视角还关系着叙述的调子。孙方友的叙事讲究铺垫、渲染,岑燮钧的叙述则是朴实、舒展——分别符合自己的表现方式。《戏中人》系列里的人物,戏里戏外,台上台下,演员和时代,构成了命运的沧桑感。舞台与时代的关系,可见舞台小世界,世界大舞台。

《名丑》里,演武大郎的金一笑,不取巧不投机,戏里戏外都丑,但他演活了武大郎。在众多的追慕男子里,演潘金莲的美人肖梅芳却在“运动”。最艰难时,嫁给了金一笑。生了女儿,也像妈,但越长越丑的金一笑告诫女儿:不能演潘金莲。肖梅芳二十周年忌日,金一笑邀请同台的“西门庆”“武松”等老演员,拜托众位关照女儿。酒席中,道出了女儿身世的秘密:他至多只是她的养父。演了一辈子丑角,大美人能嫁给他,他宣称:这是我演得

最好的一出戏。半年后,金一笑病逝,女儿遵其遗嘱,把一缕青丝放在他的怀里。名丑的大美!世事艰难中,美躲进了丑里——名丑。戏里戏外,浑然一体。“戏中人”系列,演员演出的剧目和现实的遭遇,同为风刀霜剑,儿女情长。

岑燮钧的“家族”系列,一篇《蓝边碗》,母亲与儿子(傻子)通过穿越漫长岁月的蓝边碗,表现出了母爱——四个孩子中,母亲最关心最心疼的是艰难年代出生的傻子。蓝边碗归傻子专用,时不时缺角。傻子滑进河里淹死,母亲牵挂到八十九岁,只剩下傻子用过的碗。吃饭时,她盛上饭,摆在对面,饭后,还洗碗。她对来探望她的孩子说:傻子在家。

岑燮钧的小小说系列里的人物都背负着历史的包袱。这种包袱表现为记忆的牵挂,由细节串联起过去与当下。牵挂的是一种味道、一张照片、一个残缺碗、一缕青丝、一只公鸡、一架秋千、一张报纸、一种声音、一块瓦片,等等,可见作者对细节的敏感,不经意中也安置或抖出细节的包袱。这一连串有形或无形的物件,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,那么小而轻,却又那么大而重,饱含着难得的暖意。

目 录

陪着夔钧一起跑(代序)/谢志强 1

第一辑

祖师婆	2
寒 窑	5
鸡 蛋	8
铜面盆	11
醋熘鱼	15
葬 花	19
叫 头	22
骂 贼	25
名 丑	29
秋 千	32
老 调	36
公 鸡	40
豆 腐	43
玉 佩	46
菱花镜	49
掌 印	52

第二辑

老 堂	56
五 嫂	60
阿珍姑	63
大 爹	67
二爷爷	71
三爷爷	75
小叔公	78
叔 婆	81
六公公	84
连康阿姆	88
二太太	92
七阿太	96
兰婆婆	100

第三辑

一家人(之一)

祖 母	106
父 亲	109
堂 妹	112

一家人(之二)

老 鼠	115
蚂 蚁	119
米 虫	123

仓 鼠	127
螳 螂	131
一家人(之三)	
药	135
贼	138
空 调	141
一家人(之四)	
姐 妹	145
王 孙	149
三 姑	153

第四辑

老母子	158
二 叔	161
根	164
寻访私奔的祖母	167
菜青虫	171
老 乔	174
高筒雨靴	177
幸福时光	180
高富帅回家	183
父子档	186
老杨头游北京	190
政治家	193
树	196

卖黄鳝的小男孩	199
阿 才	202

第五辑

侍 驾	206
刺 青	211
古 堡	215
井	219
小姨的爱情长跑	222
骨 气	225
蓝边碗	228
姜冬妹	231
热 水	234
趾 甲	237
难得糊涂	241
送 书	244
一 堡	247
二 堡	251
过 界	255
琥珀眼镜	259
世界末日	262
作家和大水	265
后 记	268

第一辑

祖师婆

剡剧界也是个江湖，坐头把交椅的是王素琴。

这王素琴不是吃素的。解放前，就与左翼文人有所往来；解放后，每次去北京开会，必有她。

心里不服气的是张雅卿。王素琴现在言必称剡剧界大联合，其实，那次联合会演的点子是张雅卿出的。可是，王素琴向记者介绍那次大联合时，竟说是她领头找的别人，大家都很踊跃，最后找了张雅卿，在姐妹们的动员下，她也同意了。

张雅卿曾当面质问过她。王素琴说，我们讲联合，不讲分裂，不能犯个人主义的错误。

张雅卿闷在心里，老大不痛快。其他姐妹劝她算了，时代不同了。

王素琴是团长。在介绍剡剧的发展史时，她是中流砥柱，领导了剡剧界的联合，促进了剡剧的艺术发展。有姐妹对张雅卿说：“这大悲调是你首创的，阴阳调也是你首创的，咋剡剧就成了她的历史？”张雅卿笑笑，大家算心领神会了。

张雅卿不是没跟王素琴搭过戏。解放前，两人的戏份，张雅卿要占六成。她挂头牌，戏票就早早售罄。不能说王素琴是二流花旦，但观众似乎更喜欢小生戏。

那时候，剡剧界是活江湖，谁有观众，谁就是大姐大。

自从座次排定后，张雅卿的戏只占到了四成，甚至三成。她嘴上不说，心里嘀咕：难不成你去演独角戏？有本事不怕戏少，她每段都精雕细琢，传唱度比之王素琴，一点都不逊色呢。

“反右”时，王素琴成了右派，被控制使用。不久，张雅卿也成了右派。张雅卿怀疑是王素琴搞的鬼。可是，戏还得演，但张雅卿不再是风流倜傥的小生，她演革命老奶奶，王素琴演孙女。两个人在台上，有着同样的血海深仇、阶级感情；可是，台下却冷眼相对。有一回背对观众时，张雅卿轻声骂道：大右派，害人精！王素琴冷笑了一下，做了个吐唾沫的动作，转过身时，依旧情绪高亢：奶奶，你听我说！

这仅仅是开始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了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王素琴被押上了台，胸前挂着“剡剧祖师婆，破鞋小老婆”的牌子。革命小将看到“破鞋小老婆”特别兴奋，可是，王素琴“破鞋”在哪里，却不甚明了。

“你说不说？快说！”一个革命小将扯着她的头发。

“我认认真真演戏，清清白白做人，这是有人污蔑我！”

“竟然说污蔑你，同志们，要不要砸烂这个‘剡剧祖师婆’的狗头？！”

台下群情激奋，齐声应和，红旗招展，烈日当头。

“看你嘴硬，革命的同志，我们用破鞋来教训这个‘破鞋小老婆’的臭嘴！”

于是，每人拿着自己的破鞋，去扇王素琴。有的重，有的轻，有的仿佛真有血海深仇，有的扇得幅度大，却落得轻。就这样，剡剧第一名旦的一张脸，顿时成了猪八戒。

张雅卿早已站在革命群众一边。轮到她上台，她也举起了破鞋，看着王素琴，旧仇新怨一时涌上心头。当她抡起鞋子高高打下去时，突然有些莫名的心虚，落得不是很重。

王素琴昏倒在了台上。

作为“剡剧祖师婆”，斗她，成了剡剧界的革命行动。

王素琴游街一百多次，台上台下被打五百多次。

八年后，她出来时，已是一个形容枯槁的老妪。

过了两年，她开始暂时主持团部。又过了三年，她正式重新坐上了剡剧界的头把交椅。在拨乱反正大会上，她说：

“这‘剡剧祖师婆’的帽子，我戴了十年。有人觉得我不配，我也觉得不配。可是，十年间，没有人来抢我的这顶帽子。现在，谁愿意戴这顶帽子，我随时奉送！”

台下鸦雀无声。张雅卿的脸有点烫。

“但是，这一切都过去了，动乱是时代造成的，我们剡剧界依然要高举大联合的旗帜！”

老演员大会演在即，张雅卿走进团长办公室。

“团长，你看我们演一折什么好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要不，我们演一折《送凤冠》吧。”

“好啊，就听你的。”

张雅卿出来时，在脑中又过了一遍与王素琴的对话，听不出她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

《送凤冠》讲的是丈夫冤枉妻子有外心，真相大白后，丈夫以状元之尊，跪送凤冠，终于夫妻和好的故事。

在舞台上，王素琴正色凛然，张雅卿跪得很辛苦，送得不顺利。好在，最后还是大团圆结局。

从此，张雅卿不再计较戏份，也不提什么大悲调、阴阳调了。

她不知道，别人是否知道当年密告王素琴与国民党军官不清白的正是她。

寒 窑

午后的阳光，在车外跳跃。王素琴的耳边，一直围绕着孙怡香的声音。五十多年前，与她公演《评雪辨踪》的那个午后，她俩在过戏。她一时着迷，竟忘了接下句。

孙怡香的声音好听极了，清正优雅，字字送听。

与她排戏，总是要失神。有时她伏在孙怡香身上，作小女子状，因为孙怡香是演小生的。大家就笑闹一番。

但是，后来自己做了团长，就不好这样了。

车在乡间公路行进。秋后的田地，显出衰败的迹象，有的撂荒着，有的种着几行菜。王素琴一头银发，比这农田更衰老。她已经有三十年没来这里了。当年被管制劳动，整整八年，就在这里度过。与她同一组的是孙怡香，但她早三年走了，走之前，留下了她仅有的三元四角钱。

在舞台上，她们一个是小姐，一个是书生，谁曾想到会成为“做窑”人。她记得很清楚，有一回她在窑内出砖，突然晕倒了。是孙怡香，又是按摩，又是掐人中，硬是把她从死神处拉了回来。其实，她当时已尿血很久了。

“妈，是这里吗？”

“应该是这一带，但是，好像一切都变了。”

正好路边的地里有一个农夫，王素琴示意停下来。农夫也是个上了年纪的人，一打听，才知道干校的八一窑场早没了，转过那个村子，河边荒地

里有一摊乱石头，就是当年的窑址。王素琴让儿子带她过去。他们在庄稼地里摸摸索索前进，又熟悉，又陌生。果然，乱草丛中，还有些地基，这是窑棚，这是窑基，两厢是晒泥坯的地方，再过去些，是埠头。这些年，她经常梦见自己与孙怡香在窑边，一会儿好像在演《评雪辨踪》，刘月娥走出窑洞翘首远望，吕蒙正冒雪而来；一会儿又变成自己搬着砖瓦坯子往窑洞里送，孙怡香擦着满脸的汗在里面接应……

她一直想回一趟八一窑场。戏里的刘月娥与吕蒙正，能寒窑苦守——她与孙怡香呢？

儿子要回美国了，若再不让他陪去，怕是没有机会了。一想起美国，她就感到不安，仿佛有心病似的。自从那年孙怡香滞留美国，与女儿团聚之后，她很少回来。近些年气氛和缓了，来过三次，可是三过团部而不入。孙怡香在访谈中只谈自己演的角色，搭档的戏一概不谈。王素琴看了，到底有些悲凉。做人一辈子，故人是越来越少了。

王素琴在荒地中颤颤巍巍地走着，一脚高一脚低。儿子扶着她。一棵孤零零的树，在荒草夕阳中，茕茕孑立。她扶着这棵树，感到了自己的虚弱。再怎样凌厉的个性，在岁月中都会被风化成婆婆妈妈。若是二十年前，她不会这样多愁善感。

“你回不回去？”

当初她就是这样严肃地质问孙怡香的。可是，孙怡香却云淡风轻，她只想趁那次剡剧团来美国演出的机会，留下来，与孩子共享天伦之乐。反正，过不了几个月，她就可以退休了。

终于，她说出了一句严厉的话：

“那你以后就不是剡剧团的人了！”

也许是这句话伤了人心。孙怡香也是多少年的剡剧人了，她俩是同一个村子走出来的同科姐妹，一起唱的戏，一起闯的江湖，就是“文革”都没能让她们分开，临到老了，竟要这般决绝！